

華陽集

華

華陽集卷三十七

宋

王

珪

撰

誌銘

賈文元公

昌朝

墓誌銘

治平二年七月戊寅觀文殿大學士尙書左僕射魏公
薨于京師始公得疾甚英宗命中貴人挾太醫晝夜調
護所以念之甚厚及訃聞是日休吏羣司乘輿趣臨其
喪爲之泣下乃詔輟視朝二日贈司空兼侍中其賻物
加等將斂又賜龍腦水銀以納其匱中八月甲寅上成

服于苑中于是其家條具功狀上于太常謚曰文元熙
寧元年八月庚申葬于許州陽翟縣大儒鄉元老里之
原公諱昌朝字子明姓賈氏其先漢長沙王太傅誼之
後至唐僕射魏國公耽復以儒學相德宗而世爲滄州
南皮人後徙真定之獲鹿曾祖緯晉中書舍人追封魯
國公祖璉太子左贊善大夫追封齊國公考注秘書省
著作佐郎追封晉國公皆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曾祖
妣崔氏封吳國太夫人繼栗氏封韓國太夫人祖妣胡
氏封周國太夫人妣史氏封燕國太夫人自晉國公始

去獲鹿而葬于開封今爲開封人初晉國公一夕夢使
者奉貂冠玉簡于大箱中拜而受之以告燕國夫人明
日公乃生公少孤母日教誨之自經史圖緯訓詁之書
無所不學天禧元年真宗祈穀于郊獻書車駕前賜同
進士出身補常州晉陵縣主簿引對便殿以爲國子監
說書卽除江州德化縣令孫宣公初判監命學官各講
一經獨稱公所講有師法一日往謁宣公宣公遣人示
唐相路隨韋處厚傳公讀已宣公乃出見公曰後當以
經術進如二公願少勉之天聖元年兼潁州郡王院伴

讀遷大理寺丞以殿中丞知常州宜興縣徙知龔州以
母老辭得監在京廣濟倉翰林學士徐奭權知開封府
舉公知東明縣遷太常博士是時宣公且老數辭講禁
中乃薦公爲代召試中書而參知政事陳文惠公與公
有親嫌言公年少未可入侍經筵宣公復言先朝用晏
殊宋綬知制誥皆年未三十朝廷用人可悉限以年耶
然文惠終抑之徙通判綿州又以母老得監在京永濟
倉明道元年遷尙書屯田員外郎復爲國子監說書方
章獻皇太后稱制詔避彭城郡王名公言在禮母之諱

不出宮中今天下爲太后諱其父名非所以尊宗廟初
不報及太后上僊乃用公言罷景祐元年擢崇政殿說
書俄加直集賢院判尙書禮部天子方嚮文學每授經
之際多詢質疑難公因請以聖問所及政教道義之言
令講讀官悉綴錄之以上史館于是作邇英延義二閣
注記三年秋太平興國寺災而議欲復修公言比年京
師觀寺屢災此天佐興王者故數下災異以誠告之願
陛下側身念愆以思答天之實于是遂止不修再遷司
封員外郎天章閣侍讀判太府寺爲史館修撰天子每

祠南郊必先謁景靈宮乃齋太廟公言躬享景靈宮初用唐朝獻太清宮故事事出一時不足以爲法請須郊祠還然後行謁謝之禮下議有司不合乃寢趙元昊叛延州總管劉平敗于北川或言平實降賊朝廷以兵圍平之第公言王繼忠陷賊中先帝遇其家反厚及契丹約和繼忠預有力今計平豈遽降而先收戮其家使平果存亦不得還矣卽詔弛圍兵旣而果得平戰沒之狀乃厚恤其孤遷禮部郎中康定元年三月丙子大風晝冥詔罷春燕公言今災變屢見初莫不恐懼已則泰然

謂無事竊攷災異之所從固不虛發願陛下修飭五事以當天心雖罷春燕恐未足以塞災異也居數月權知制誥權判吏部流內銓爲館伴契丹使河北旱蝗爲體量安撫使旣還條所以制邊之策甚備其言擇守宰習鄉兵治塘泊紓徭役繕甲壘之類皆當時施用之除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權知開封府有禁衛卒告軍中斂率緡錢本屬以其事移府衆皆伏府門備恐不自安公止詰其告者不實坐之餘置不問仁宗大然之爲南郊頓遞橋道使時西疆未寧詔公護行在以察姦匪知開

史中丞充理檢使侍講如故自唐羣臣見謝辭皆過天子正衙五代草創過衙乃在其後公始釐正之未幾詔公與三司官吏減省浮費前此公上疏言國家用度素廣而民力不足日者屢詔有司省節浮費未聞卓然施行今陝西用兵而無先事之備竊爲國計憂之願較景德以來訖于景祐財用出入之數約祖宗舊制其不急者一切省之至是內自宮掖外及權貴而下歲省用凡數百萬駙馬都尉柴宗慶前在鄭州縱其下擾民及遣

使問狀而託疾不卽應更請出爲郡公劾奏宗慶託國肺腑而所爲不法復使爲郡恐益爲民患于是詔留宗慶京師侍講林瑀上會元紀且言推帝王卽位必遇辟卦而真宗乃得卿卦公奏瑀所學不經不宜備顧問遂絀之契丹遣使求關南之地且議和親復爲館伴使公言和親辱國而尺地不可許議者又欲以金繒啗契丹而使平夏州公言吐蕃尙結贊欲助唐復京師而宣公數諫止之後得諜者乃朱泚賂吐蕃欲使陰爲之援今契丹乘元昊叛有求于我未必遽肯出兵就使兵出而

小有勝何以塞其貪驚之心時方命公使契丹于是力辭其行又言近歲恩倖子弟非有橫草之功而坐取武爵乘邊隅無事猶以自容一旦西方用兵以千萬卒之命爲庸人驅之死地豈不可憤哉願思所以修內治外之術以銷難未然復陳備邊六事帝嘉納之三年遂參知政事明年以檢校太傅尚書工部侍郎爲樞密使又明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纔兩月拜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提舉編修唐書陝西旣罷兵公遂還樞密使因言近歲國馬耗而河西蕃

部馬不至請樞密使兼羣牧制置使如先朝舊制從之會詔有司議章獻章懿章惠三后升祔之禮令中書門下攷詳其事而禮官或援古不同公乃酌羣議而奏曰恭以章獻皇后母儀天下章懿皇后誕育聖躬宜如祥符升祔元德皇后故事配食真宗廟室以稱陛下追孝之意章惠皇后于陛下有慈保之恩義須別祠伏請享奉慈廟如故于是命公攝太尉奉二主行升祔之禮已而將下德音內出密封中外文武官皆遷官諸軍皆特支公獨匿其事卽奏以爲不可雖同列莫與聞者明日

惟在京諸軍與特支又詔二府特遷官公又以爲不可
乃已七年春大旱公引漢災異冊免三公故事願上丞
相印意甚確遂拜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事河北安撫使公
旣辭賜燕國太夫人銀飾肩輿士大夫以爲榮貝州妖
卒王則叛初則約連河北京東數州之兵欲南斷浮橋
以據大名事未及發會有白衣遮公馬首自言少遊晚
泉山能言國家休咎之事公疑而詰之乃得所挾書實
貝州叛逆也其黨知事覺于是嬰城自守公命高陽關

路總管王信大名府路鈐轄郝質真定府路鈐轄孟元
將六部兵二萬趨城下並遣穴城匠作車洞距闔以攻
賊公亦屢請行朝廷賴公威名在大名不許及破賊以
功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檢校太師進封安國公其年日
官言太陰犯畢距星又掩其大星公因言畢昴之間爲
天街其陰外國也其陽中國也顧其警必在季秋之分
因攷歷代所占凡十二事上之會歲饑民大疫公爲置
病方給養之全活九十餘萬契丹募亡卒之勇伉者得
五百餘人號投來南軍驅以戰西羌邊法雖歸亦殊死

公乃檄邊郡凡投還者一切貸贖後有還者更與遷補契丹聞之遂除其軍不用邊民之貧者多避賦繇以其地質敵人因而寢爲敵所侵公爲設法聽旁近戶之有力者贖之歲餘悉復其地契丹使來每道公境必斂服自飭且戒其徒御毋得有所犯公嘗言河自橫隴之決分流德棣恩滄數州而歲爲害滋甚按九河旣湮惟行漯川之道歷代雖徙決不常然不越濮鄆之北魏博之東今其道歷朝城由蒲臺入海者此禹漢遺功也請復河故道不報明年河決商胡水環大名公乃繪漯川商

胡爲一圖復條其利害以聞詔遣三司副使鄭驥行視其地還言功大不可就乃止皇祐元年以燕國太夫人春秋高願徙鄭州及入覲乃以爲祥源觀察使公不敢以將相留京師屢請還節除觀文殿大學士尚書右僕射判都省再提舉編修唐書其冬以右僕射復除山南東道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侍中判鄭州凡六上章乞罷僕射兼侍中復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詔公子四人皆遷官固辭之明年丁母憂會大雨奉喪徒行數百里詔屢起之公懇斲終喪給以宰相俸之半辭之給以僕射

俸又辭之于是賜黃金三百兩服除判許州仁宗召公
邇英閣問易之乾卦既講陳之翌日又爲手奏曰夫乾
者天剛健之德當天下久盛之時柔不可以濟然亢而
過剛又不能久惟聖人外以剛健決事內以謙恭應物
不敢自矜爲天下首乃獲吉也帝面出手詔以寵答之
仍以所陳卦義藏之史館又言漢唐都雍置輔郡以內
翼京師國朝鄒汴而近京諸郡皆屬它道制度不稱王
畿請析京東之曹州京西之陳許滑鄭州并開封府總
四十二縣置爲京畿遂興行之公將行命侍讀學士以

下餞于資善堂五年徙判大名府復爲河北安撫使是
時博士李仲昌建議開六塔河而水怒溢隄陬不能禁
敗民廬舍不可勝計公復請疏河故道且言故道士沃
饒多爲權右占耕使者妄言功大不可就于是又詔河
北都轉運使董沔行視之言可就然朝廷終不報嘉祐
元年進封許國公未幾加兼侍中再任大名尋拜樞密
使辭侍中三年以鎮安軍節度使右僕射依前檢校太
師兼侍中爲景靈使其年復出判許州七年以保平軍
節度使陝州大都督府長史復徙大名爲本路安撫使

英宗卽位拜鳳翔節度使左僕射鳳翔尹進封魏國公
治平元年自言臣老矣不任事願得徙閒郡且還鳳翔
節度兼侍中詔不許明年春復徙許州及入覲上以先
帝大臣益尊遇之公亦從容言天下事甚衆因固請還
鳳翔節度兼侍中卒不許時京西大疫特詔公候秋迺
行公旣被病召諸子謂曰勢且革矣尚欲口重祿耶于
是復請乃復以爲觀文殿大學士判尙書都省踰月公
薨享年六十八公爲人外端重而中裕雖燕居未始見
愠喜然于臨事其色不可奪少好學至顯貴未嘗一日

廢書不觀其于古今治亂天人災祥之學無不該貫故
指政言事切而不迂其爲政樂易而不苟前後累鎮許
魏民皆見思圖其像學舍而生祠之爲文粹衍有法度
字畫尤婉奇公在外仁宗嘗特遣使賜三朝御書凡百
八十七軸其歷崇政殿說書天章閣侍講觀文殿大學
士皆仁宗爲公特異之初奉詔刊修廣韻爲集韻因請
修禮部韻畧其窄韻凡十有三聽學者附近用之又請
修唐書及復禮記鄭氏所注月令以李林甫所解唐月
令別行著本朝時令十二卷羣經旨辨十卷春秋要論

十卷通紀八十卷奏議三十卷文集三十卷公初娶王氏尚書兵部郎中集賢殿修撰軫之女封莒國夫人再娶陳氏武信軍節度使康肅公堯咨之女封魏國夫人後公二十九月而薨六男子章終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圭尚書比部員外郎田終尚書駕部員外郎青尚書司門員外郎齊太子右贊善大夫炎太常寺太祝三女子長適尚書比部員外郎程嗣弼封壽安縣君次適太子右贊善大夫宋惠國封崇德縣君次適尚書都官員外郎龐元英封壽光縣君孫男十八人公祚公路公定公

弼並光祿丞公度大理評事公裕公盛公述公望並太常寺太祝公孺太常寺奉禮郎公靖太廟齋郎公秩公密公詠並未仕公正公亮公迥公嚮早卒曾孫男一人始公葬晉公于開封以其地下汙將改卜于許而公薨今遷晉公而偕葬之以成公志云銘曰

維賈氏先出傳長沙有唐魏公又移厥家自公之考始去獲鹿公又食魏不遐以續公昔尚少其瀋中閱獻書路旁迺發厥聲始爲學官終日默如逮其授經聽者羣趨卒用所學入講殿中帝曰汝來有發予聰遂相仁宗

左右經術豈無衆訾其勢不屈公于出處以靖以夷魏
許之政而民思之再筦樞衡越歲又遷維是嘉謀有來
上前天清日華聖子有作魏公來朝猶陳舊學間不見
公遽不能起乘輿卽臨泣然出涕公位將相不爲不榮
矧曰黃髮道德之英曾誰如公篤其終初以示萬世維
實維孚

唐質肅公介墓誌銘

熙寧元年正月制以權三司使給事中唐公爲參知政
事明年三月遽寢疾不朝上遣太醫日夜視公疾四月

乙未幸其第臨問公寢劇不能言上泣然出涕曰能復
爲朕起乎明日公薨乘輿復臨奠哭之慟廢朝二日贈
禮部尚書其家上狀于太常而博士安燾議以公正而
不阿剛而能斷請謚曰質肅旣而判尚書都省司馬光
與其屬一百五十有七人皆請如其議四年二月辛酉
葬江陵龍山之東原前此其孤以余職在太史使人來
京師求銘以納其墓中且余觀公之所以進所以黜其
節皆有足以動後人故爲序而銘之公諱介字子方其
先晉昌人唐末避亂于餘杭自其祖始徙家江陵今爲

江陵人公年甫十三父卒官漳州家貧州人有欲賻助之公皆辭不受及歸江陵閉戶讀書者七年其爲學務窮聖賢大原不以辭律自羈束也天聖八年進士及第爲鼎州武陵尉又爲岳州沅江令州民李氏鉅有貲吏數以事動之既不厭所求迺言其家歲殺人祠鬼會知州事孟合喜刻深悉捕繫李氏家無少長榜笞久莫伏以公治縣有能名命更訊之公按劾無他狀合怒以其事聞朝廷詔遣殿中侍御史方偕徙其獄于澧州已而不異公所劾其後州吏皆坐罪去偕以活死者得官公

終不自言也改武康軍節度推官知夔州奉節縣方陝西用兵詔舉三路知縣公用薦者得遷著作佐郎徙莫州任丘縣自契丹約和遣使往來歲不絕凡誅索百出驛吏比多破產而去公嘗坐驛門上戒曰自今非當所餽物一切毋得供有輒壞什器者執之必以法繇是過公境者無敢有所擾緣邊塘水夏秋害民田中人楊懷敏用事欲取縣西十一村之地以瀦漲水吏畏執不敢言公爲募丁夫自高陽築隄以障之至今以爲利丁光國太夫人憂服除以秘書丞知相州安陽縣徙通判德

州河決商胡大爲河北患前宰相賈魏公鎮大名上漑川圖請復河故道朝廷適遣使行視其地衆莫敢輒議公獨抗言曰故道之堙久矣尙可復耶聽者皆蹴然轉運使崔嶧以庫帛配民而過估之公卽移書安撫司曰河北仍年被水災民困不聊轉運使不爲之卹然則爲上存民者不在安撫使乎嶧聞怒按其留牒不卽下公終不從嶧亦不能果行遷太常博士又徙通判廣信軍召爲監察御史裏行改尙書主客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裏行賜五品服內侍盧昭序造龍鳳車子啓聖院內出

珠玉爲之飾公言太宗神御在啓聖院不可慢況爲後宮綺靡之器哉帝趣令毀去三司使張堯佐一日除宣徽節度景靈羣牧四使公與諫官包拯等七人力爭上前旣又請御史中丞留百官班卒奪堯佐宣徽景靈二使頃之復除宣徽使公獨爭之不可得求全臺上殿不許自求貶亦不報于是劾奏宰相并言諫官附會事其言無所避帝怒急召二府以其章示之公猶立殿上去樞密副使梁適叱公下殿卽貶春州別駕明日改英州又明日罷宰相逐諫官當是之時公卿大夫莫不相

顧驚動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皆咨嗟稱詠而不能自巳
公雖斥其名遂重于一時踰年授檢校水部員外郎全
州團練副使監郴州酒稅復祕書丞主客員外郎通判
潭州又復殿中侍御史裏行知復州道改殿中侍御史
充言事御史帝特遣內侍齎告勅賜之公至不以一語
自明帝曰卿被謫以來未嘗以私書至京師可謂不易
所守矣公第頓首謝他日因對曰臣言不行將固爭爭
之重以累陛下德以言職辭乃以爲工部員外郎直集
賢院權開封府判官出知揚州賜三品服徙江東轉運

使御史裏行吳中復上言公方正有守不宜久在外時
文潞公復爲宰相因奏曰唐某之疏臣事固多中初以
貶太重而未得蒙顯擢宜復召用之止改戶部員外郎
河東轉運使西人盜耕河西田而知麟州武戡謀築堡
以限其侵地會西人兵猝至官兵皆戰歿旣罷太原帥
毋得與互市西人數窘果遣人來願得更定封土實出
公策歷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三司度支副使遂
除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同提舉萬壽觀同詳定禮儀奉

使契丹還進禮部郎中權發遣開封府事嘗援天禧故事請增置臺諫員以廣言路又言比詔諸路監司薦舉人而多得文法小吏無以裨盛化請令中書門下慎擇端良敦樸之士毋令與儉薄者並進乃稱明詔凡內降恩澤事不關中書此皆婦人女子甘言悲辭之託以亂聖聽宜早抑絕之宮禁嬪御賜予之費多先朝時十數倍且日加無窮亦當有所損減堯國公主夜開皇城門昔漢光武帝出獵還從中東門入明日貶中東門候蓋宮門之禁以備非常今公士所過內外宮殿門主吏宜

重劾罪以聞夫賞罰不可私于人孫沔呂溱前坐縱侈不法而皆過貸之若爾在下者恐未易懲也天下刺配人日益蕃至死不得赦在例則不然可量所犯輕而數更赦者聽自便庶幾廣上恩仍令有司更議刺配法帝多開納之會御史中丞言宰相宰相方就第待罪御史中丞輒自去官號召不出公乃與臺諫官連章請辨是非既黜御史中丞公亦自請外迺以知荆南知門下封駁事何邈封還所下勅未幾又論新除樞密副使不當進其事久不決公論列不已卒罷新樞密副使出公知

洪州翰林學士胡宿等七人皆上書願留公不可得明年拜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英宗卽位遷吏部郎中以樞密直學士徙高陽關路安撫使知瀛州召爲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理檢使英宗面諭曰卿在先朝有直聲今出自朕選非繇左右言也公曰臣無狀蒙陛下過聽臣竊思自昔欲治之主亦非求絕世驚俗之術要在順人情而已祖宗之遺德餘烈在人耳目固未遠願陛下覽已成之業以爲鑒收羣慮之策以爲知則天下不勝蒙福居數月又以爲龍圖閣學士河東路經

略安撫使知太原府初代州岢嵐軍敵騎時入鈔邊公則大合諸將兵盡驅之使遠去毀敵所置堡寨西人寇大順城環慶路檄出兵以牽制賊勢公曰敵小人一方固自可支若此道遽出兵又生一邊患不息也公在太原三年嘗戒邊吏務從容持重毋得輕出兵故終公之去塞下無少事今天子嗣位遷給事中權三司使罷京師增官屋僦錢復汴河漕舟以轉江湖之粟其與言政事議論益有所感發上或以某事爲是公輒曰非進退天下士大夫皆直言其可否不避怨不立恩其年上欲

親祀南郊議者或以居喪爲不可上未知其所從以問大臣公對曰古者天子諒闇之禮與下不同況郊有定歲其可以卑而廢尊及下議兩制莫不如其言公天資剛直其在言路久名敢言自非有益于朝廷亦未嘗言其爲政則寬靜而有體位顯矣奉養猶若平素時始公薨上至其家見畫象不類公卽命中使取禁中舊傳本賜其家素見重如此享年六十曾祖諱仁恭贈太子太保妣盛氏追封英國太夫人祖諱渭贈太子太傅妣夏侯氏追封崇國太夫人父諱拱贈太子太師妣二崔氏

追封嘉光二國太夫人娶楊氏封京兆郡夫人正家有賢德五男子淑問殿中丞監察御史裏行義問大理評事待問早卒嘉問之間並太常寺太祝二女子以歸淮南轉運使屯田郎中謝景溫衛尉寺丞王泰六孫男子懋太常寺奉禮郎愿恕意思並祕書省校書郎馮未仕

銘曰

唐初晉昌晚徙于荆代雖繼食未侈厥聲有聲輝皇實公自發其蓄有來公發莫遏凡位在下難見節義公獨嶄嶄言駭衆視誰薦諸朝行御史中以卑犯顏萬死不

容繇天子明卒起荒陋歷凌阻夷豈不一守迺貳政事
其心益丹天子曰可公曰未安進退賢否不問黨讎人
莫我私我德不求誰其中止猶未大施帝心念公趣駕
再之既見公象曾莫公及出圖殿中疑若廷立其孰如
公譽榮初終葬豈云遠祖考是從南望章華左雲土夢
公名不亡萬世之重

邵安簡公元墓誌銘

公諱亢字興宗丹陽人幼聰發過人方十歲時已能日
誦書五千言其爲賦詩縱豪自鄉里先生見皆驚偉之

兩試進士于開封府皆誤用韻弗中然而有司攷其文
皆第一也范文正公舉應賢良方正科時布衣被召者
十四人既試祕閣獨得公一人及試崇政殿除建康軍
節度推官會有欲中傷宰相者迺密言公與之連姻命
遂中格人莫知其所以然蓋宰相張士遜子娶邵氏邵
偶與公同姓爾宰相既不能自辨公亦無言而去趙元
昊反兵出數不利于是詔求方畧之士公以爲用兵在
于擇將今天下久不知戰而所擇多儒臣未必能應變
武人又老而得至長一軍詎能身先矢石間哉起故家

恩倖子弟彼安識攻守之計況將與卒業不相附又無
堅甲利兵之禦此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之機固已形
矣進康定兵說十篇上之又召試祕閣授潁州團練推
官晏元憲公出守事一以屬公民稅舊移輸于陳蔡轉
運使欲覆折緡錢而加取之公言民之移輸勞費已甚
今仍歲水旱而加取于民不亦重困乎事迺止入爲國
子監直講歷光祿大理寺丞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
張貴妃薨下有司議立陵廟禁樂京師一月公累疏論
之遂弛樂亦不立陵廟同判吏部南曹改太子中允仁

宗皇帝繼嗣未立公以爲國之外患在邊敵然禦之之
術不過羈縻勿絕而已內患則繫社稷之安危不可不
蚤定昔漢文帝入繼之年未立后先立子蓋所以定大
本消禍源也于是集漢以來帝系承襲之迹上興亡譜
論十卷俄丁母憂願還一官以追封其母朝廷許之封
其母孝感縣太君服除再以爲太子中允公固辭除集
賢校理判登聞鼓院爲羣牧判官賜五品服權開封府
推官徙提點府界諸縣鎮公事比有放火者一不獲則
主吏皆坐罪民自焚其所居欲以中吏公請自今非延

及旁家者雖失捕得勿坐已而火亦息又爲開封府判
官府吏馬遷馬清者素狡獪人憚其能動事號二馬公
遽迹其姦狀而遠竄之爲三司度支判官接伴契丹賀
乾元節使旣至德清軍會仁宗上仙有欲卻之者又欲
其至國門而去議未決公言不若令奉國書置樞前因
使得見上以安遠人心詔從公言其年遂使契丹治平
二年爲潁王府翊善直史館同判司農寺英宗召對羣
玉殿訪以當世治務之要謂公曰學士真國器也明日
見宰相其言亦如此累遷祠部員外郎同修起居注兼

判尚書禮部嘗言陛下初政欲治天下必自正家始今
皇子授室願于古婚禮不可廢公主下嫁不可殺舅姑
之尊以屈人倫之序帝深納之今上在潛邸一日自禁
中還道帝語曰以翊善端直朴厚已輟爲諫官矣卽爲
公頓首謝公欲辭不獲授知制誥知諫院賜三品服公
曰夫進諫之匪難而言從事施之爲難今言者濶于事
情未必欲其言之行徒自要名譽而去顧于上何補哉
決不敢爲此也繇是公數言無不從今上爲皇太子兼
太子右庶子及卽位以爲龍圖閣直學士兵部員外郎

同知禮部貢舉又嘗言殿前都虞候竇舜卿親連樞臣不可使典禁衛簽書樞密院事郭達材望輕不可使宣撫陝西時御史中丞王陶彈宰相外朝不立班參知政事吳奎反劾陶曰者陰陽不和實由陶所致上令陶與翰林學士司馬光兩易之而奎輒指手詔爲內批留三日不下公疏曰御史中丞職在彈劾陰陽不和咎由執政而奎所言顛倒失大臣體且陛下新聽政命出輒廢何以令天下上怒遂罷奎參知政事益眷公深以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公遇事敏密吏操辭牘至前皆親閱

之至于反覆人或以爲勞公曰決是非于須臾爾初雖勞後迺省也籍里閭惡少年與吏之廢停者一有所犯皆遷處畿下鬪訟爲之衰止府號難治而易以毀上公多得民所譽而稱之未幾爲英宗山陵頓遞使甫還拜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會种諤以兵取綏州又橫山部落思內附遽欲招來之西人怨漢深乃誘殺知保安軍楊定拒詔使境上朝廷命大臣欲行西討公曰方天下財力殫屈未可以用兵宜且諭邊臣無過生事因撫存其人民若不從命然後兵出益有名旣而諒祚死其子

繫送殺楊定李文貴來請復和或欲乘此更取塞門之地公復曰苟得之則可不然徒沮傷威命非策之得也果如公所料公雖蒙上知然論事與時多不合又言者間以傷公迺引疾辭位累詔不許迫祠南郊既竣事又辭以資政殿學士給事中罷知越州上卽遣使就第所以勞存之良厚徙鄭州奏除山陵所假都水監腐爛材木免民破產之患增築湖河堤爲石澆節水以溉城中歲省科民榷薪數百萬又徙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鄆衣冠之聚也自倅車幙府丞掾令尉皆其子弟待歲

月以相承事至不敢發民不勝其患會有彙息錢以折取民產者公亟以法外繩之諸族自戢熙寧五年春上過東宮邈然思舊臣特遷禮部侍郎又徙亳州上嘗遣內侍馮宗道諭公將復用而公疾作纔五日而終享年六十一初奏公疾敕太醫馳視旣發而訃至上閱傷之不勝輟視朝一日特將幣牢以致祭贈吏部尚書諡安簡錄遺之恩加于典外公始以羈孤自拔及歷事三朝位二府顯矣其爲人忠碩方靖莊外而敏中與人不苟合爲治恕以明故其去常見思其議論文章堂皇溫雅

一時臺閣聞人蓋有所不及少歷艱瘞及貴盛始終無少易祿入多以賙宗族其終家無以歸上爲治大第里中所著文集一百卷藏于家公熙寧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終明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葬潤州丹陽縣上德鄉耿崗原曾祖諱勳贈太子太保妣諸葛氏追封安定郡太夫人祖諱遇贈太子太傅妣湯氏追封太寧郡夫人繼湯氏追封咸寧郡太夫人考諱餘贈太師妣劉氏追封建安郡太夫人娶晉陵彊氏封丹陽郡夫人前公卒子男二人壘祕書省校書郎龔太常寺太祝女二人琬

適大理寺檢法官太常寺奉禮郎葛奉世琰適楚州淮陰縣尉許安石孫男一人縉將作監主簿予少遇公于江湖之上其後入朝與公游蓋嘗聞平生之言今公子以公治命屬予銘予雖久不爲文尙能爲公銘銘曰公起江湖礫硠瓌奇竭來京師聲發駸駸迺敢論兵其辭大放孰不公聞國器之望公從東朝左右道德大明朝升萬物下飾公于此時進止雍雍有謀有猷天子是從帝曰汝來其輔予政筦于樞兵敵莫阻命公雖在外曷止予慕尙冀公還公卒不顧公喪東歸灑以御觴其

贈伊何尚書之章山之嶢嶢水之滔滔公歸何之帝思是勞

梁莊肅公適墓誌銘

公諱適字仲賢世鄆人父爲翰林學士卒時公爲最少未及仕他日因類其父所爲制詔奏議并自所爲文上之眞宗覽而嘆曰梁某有子矣卽除秘書省正字天聖初知開封府功曹參軍故宰相呂夷簡知府事時器公材以薦諸朝知蘇州崑山縣知梧州五嶺自僞命時折民稅已重其後轉運使以調用不足又復折之公言用

殆不能輸遂詔勿復折至今以便民還勾當在京諸司糧料院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泰州廢港口待賢二隸先是漕渠患水高故置埭以節水然歲渡舟多壞而公私不以爲便公因大發夫濬渠而廢之明道二年天下饑淮南尤甚公募大姓輸米作淖糜以濟民蒙活者數萬人以太子中舍監在京廣衍倉景祐中進士及筦換中允知淮陽軍京東歲常豫支錢市帛七十萬後三司益至二百萬公謂其法本以惠下貧而抑兼并今取多則傷農況取之未能正朝廷爲減其數如初其年南郊赦

書錄朱全忠之後公曰全忠叛臣也何足以爲勸仁宗是其言記姓名禁中召爲審刑院詳議官梓州妖人白彥歡能依鬼神作法以詛人至有死者獄上請讞皆以不見傷爲疑公曰殺人以刃或可拒殺人以詛則其可免乎卒以重辟論會有異禽翔端門上旣又下庭中于是左右大臣莫不以爲瑞公曰野鳥來處宮庭此何瑞也間因得對仁宗數以所上言稱之御史中丞薦公材堪御史中書以法未應除明日欲用爲諫官中書又以爲言帝不懌再遷太常博士提點京東路刑獄爲開封

府推官遂改右正言諫院供職管勾國子監奉使契丹新除樞密副使任中師與公有親嫌公辭爲諫官乃以直史館判太府寺同修起居注經制陝西糧草與知慶州范仲淹同議邊機十餘事上之其言攻守之計甚長還知諫院前後嘗言知樞密院夏守斌經畧陝西無功而還不可復典機密龍圖閣直學士張存辭知延州不行更求他善郡畏避不任事宜卽見斥入內都知岑守中坐賄貶光州求削籍留京師撓法不可許鄜延路鈐轄黃德和望賊退走陷二大將宜卽誅塞下河東欲卻

降羌藏材族千餘人夫勢窮歸我卻之足甘寇心脫納而撫之後或得爲用比來邊儲不充欲施告緡令于天下百姓紛然不自安宜早停其議北京大建宮闕徒費無益當有所裁節祖宗時皆殿試進士得人不少今特殿試從南省奏名則恩不在陛下而在有司且如舊制便皆從公言又嘗與御史中丞賈昌朝較景德以來迄于康定財用出入之數內自宮掖外及權貴而下歲省浮費數百萬慶歷二年擢知制誥判昭文館知審刑院契丹遣劉六符來報元昊欲納款朝廷命公復聘契

丹已而元昊果令賀從勉賫表至境上又命公使延州遂定元昊復臣之禮入爲起居舍人權判吏部流內銓權發遣開封府事判太常寺兼禮儀事頃之願治郡得知兗州弛本州所產鹽禁歲省鉗欵者不可勝計萊蕪鹽鐵舊嘗十八冶今所存惟三冶戶猶破產而逃公墓有力者使主治十年予一官于是冶無破戶而歲有羨鐵百餘萬爲龍圖閣直學士知河陽又爲樞密直學士鄜延路經略使知延州元昊旣稱臣公遂徙重兵內地復安定黑水園林三堡置權場于保安鎮戎軍招還金

明屬戶三千餘帳元昊曰前所掠蕃漢生口有誓詔兩不復還矣遣人屢索之然而公卒不遣告歸至鄆治葬事過都除翰林學士尋改翰林侍讀學士知澶州又爲秦鳳路經畧使知秦州斥近邊土田募弓箭手自占減戍兵東還其非要害處堡障悉併廢之又省西事以來益置官百餘員更以一當十大銅鐵錢以當三民間不復敢盜鑄而物價以平歷尚書禮部吏部郎中復知審刑院爲同羣牧使與翰林侍讀學士宋祁共定法寺所用斷例務在重輕平法例不得以高下皇祐元年拜樞

密副使左諫議大夫明堂覃恩進給事中張堯佐自三司使除宣徽河陽節度景靈羣牧四使臺諫官連上封不報又力爭上前紛紛不能已上諭令中書戒厲大臣不敢言公獨進曰臺諫官蓋自有言責其言雖過在陛下所容然寵堯佐太厚亦非所以全后妃之家遂奪堯佐宣徽景靈二使取戒厲乃不行廣源州蠻儂智高舉兵犯邕州又犯沿江九州進圍廣州官軍數戰不利上欲遣使招安會廣州得賊將黃師宓僞榜且言智高願得邕桂七州節度使初欲予之公曰若爾二廣恐非朝

廷所有臣不敢與聞因命樞密副使狄青爲宣撫使以經制南事及賊平上顧輔臣曰嚮非用梁適言南方安危未可知也御史裏行唐介旣彈宰相更欲援致舊臣上怒急召二府付介所留章介猶立殿上不去公曰宰相豈御史當薦耶叱介下殿殿中莫不愕顧明年參知政事契丹又遣使來云國書中所稱大宋大契丹似非兄弟之國今輒易曰南朝北朝矣詔中書樞密院共議之公曰此易屈爾當答之宋蓋本朝受命之士契丹亦彼國號今無故曷爲自去也其年賀正使來復稱大契

丹如故五年拜尙書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入內都知王守忠以老疾方求爲真節度使公謂它宰相曰內臣無除真刺史者況真節度乎仁宗念東宮舊臣獨守忠在已許之公執以爲不可帝意未決公復曰臣今日備位宰相明日除一內臣爲節度使臣雖死有餘責矣乃得不除張貴妃薨小殮于皇儀殿公曰皇儀不可治妃喪然宰相陳執中不能正其事又欲以公爲園陵使公曰嬪御無園陵之制始定葬于奉先寺公旣與執中內不合言者得以乘間傷公公亦

數自請罷乃以本官知鄭州纔數日以觀文殿大學士復爲秦州時初建古渭寨距州獨遠間爲蕃戶所寇抄及益兵拒守而他蕃多驚疑公至則具牛酒召其大族撫定之罷所益兵而蕃漢終公之去安然自居公兩在秦民爲立生祠歲滿求內徙遷尙書左丞知永興西人盜耕屈野河西田數十頃朝廷欲更定封界乃拜公定國軍節度使檢校太傅河東路經畧使知并州盡復西人所侵地仁宗遣使嘉勞之未幾暴得風眩求罷易忠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尉知河陽英宗初易昭德軍節度

使加檢校太師公被疾不已請曹州又徙兗數上節有司復以爲觀文殿大學士禮部尙書旣又乞骸骨遂以太子太保致仕今上卽位遷太子太傅熙寧元年天子親祠南郊詔公入祠公以疾不能至上懷之不勝賜襲衣金帶明年十二月十八日薨于鄆州遵化坊之里第享年七十訃聞輟視朝二日上發哀苑中百寮慰崇政殿門下贈司空兼侍中諡莊肅四年九月三日塋須城縣登庸鄉執政里公少英拔自初立朝凜然已有大臣之風及歷二府位宰相凡大議論辭氣愉愉待訃而已

決蓋決而不可奪所至下條教嚴而不苛犯者亦不少容威行施之以恩故其去多見思在邊尤有威名羌戎爲之遠去嘗爲仁宗杜貴妃之寵正內治之事晚數勸立皇太子以定天下大計其言世多聞所著文集三十卷曾祖諱惟忠祖諱文度考諱顥皆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追封夏魏周三國公會祖妣衛氏祖妣鄒氏妣閻氏封商韓唐三國太夫人兄固祥符中進士第一人及第最有名娶任氏封越國夫人七男彥昌職方員外郎彥明都官郎中彥回屯田郎中彥通彥開國子博士彥

昇殿中丞彥深光祿寺丞三女以嫁都官員外郎張玆試秘書省校書郎王佑光祿寺丞程伯孫孫男二十二子駿子玉光祿寺丞子美子厚子野大理評事子雄子諒子建子直子誨子憲子恕太常寺太祝子顯西頭供奉官子晉將作監主簿子挺太廟齋郎子問子鐸子空子約子履子博子敏曾孫男三希祖恭祖光祖銘曰公世有文自周實發匪文發之而子又傑嚙嚙維公敢前不疑一心險夷卒成無隳公之秉鈞風雨和豫行道之人式歌且舞事有未安予何敢泰以規以制惟義所

在公臨方垂神旗豹尾風揮電旋萬旅一指維公勞勤
匪內則外亦有寵名文武之對於皇仁宗始終知公出
入將相一時之隆方其告休公則未老邈然去歸高風
是蹈崇崇園丘孰陪在祀有懷公來公卒不至葬公何
阡執政故里公名之長以遺萬世

王懿敏公素墓誌銘

公諱素字仲儀故宰相王文正公之子其先大名莘人
也曾祖魯國公諱徹祖晉國公諱祐考魏國公諱旦皆
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曾祖妣秦國夫人田氏祖妣

徐國夫人任氏秦國夫人邊氏妣榮國夫人趙氏維公
考實相真宗于景德祥符之間當是之時天下衣食滋
殖百官各任其職而兵革不加于四夷可謂賢相矣方
其薨公猶未官朝廷錄孤以爲太常寺太祝遷大理評
事同勾當太府寺斗秤務天聖五年召試學士院賜進
士出身又召試得通判潁州更懷州許州累遷太常博
士又召試得五品服且宰相子比皆用試得帖館職公
獨以大臣親嫌故抑之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知濮州運
使欲加賦瀕河之田公言日者河決本道而民困于失

職今大河新還流者猶未盡復可益以重斂乎于是詔自濮七州毋得令民過出租以都官員外郎知宣州御史中丞孔道輔薦以爲侍御史道輔出亦出公知鄂州罷配民計口售鹽鄂人德之以職方員外郎知宿州慶歷二年改兵部員外郎知諫院同判國子監仁宗方留精政事思聞朝廷得失御筆親除諫官而歐陽脩蔡襄余靖與公相次進用公起少年蒙上所知輒遇事感發嘗言凡朝廷欲有所更其初不出于士大夫之論則中書不敢以自行願陛下收威福之權明利害之分事如

無可疑毋須下議兩制徒爲紛紛也禮部取士不詢采行實顧文辭漫漶不足以應功請郡國置學擇明師使通知經術稍近三代里選之法自景德以來較今內外無名之費數倍于前請置官三司量一歲所入其用非急者皆省去之會皇子生議欲因赦百官進官大賞賚諸軍公又言方元昊叛契丹數有所求縣官財用不足宜留金縉以佐邊費謹官爵以賞戰勞其議爲公止仁宗間御天章閣出手詔問兩府大臣所以興治革弊之方公又大疏時政姑息十餘事皆人所難言者未以非

知之艱行之惟艱爲戒它日曲召諫官歐陽脩與公等
四人面諭曰卿等皆朕所自擇數論事無所避特皆賜
服章非繇宰相言也于是賜公三品服除天章閣待制
淮南都轉運按察使時初置按察諸路皆以苛爲明獨
公爲不苛人然貪吏蓋有自投去者罷覆折二稅羨緡
數十萬朝廷因以戒諸路以刑部郎中爲涇原路經畧
安撫使知渭州未幾坐嘗屬河東轉運使劉京市材木
制下御史臺京自以已坐得罪而公所市無私明猶降
公知華州旣而言者又以謂公與監察御史裏行閻詢

爲連姻方置劾時不以其事聞旣奪詢裏行亦落公職
知江州未行改汝州更潞州丁太夫人袁氏憂服除知
兗州復以天章閣待制知渭州卽除龍圖閣直學士兵
部郎中還判三班院以樞密直學士權知開封府至和
二年秋大雨壞蔡河水入都城中密詔馬軍都指揮使
范恪障朱雀門公違詔止之曰方上不豫軍民廬舍多
覆歷奈何障門更以動衆耶公于時晝夜檢訪姦攘都
下爲之肅然嘗建請置使院判官主熟事置八廂官決
輕罪置發放司勾朱官以檢稽違後多見施行以龍圖

閣學士爲定州路安撫使知定州以翰林侍讀學士知成都府先是牙校歲輸酒坊錢以供厨傳之費前後日加豐而不知約故輸者亦加困而不能勝公爲一切裁約之省其費過半鐵錢惟行于兩川歲加鑄無止故錢輕而貨重商旅不能通行公爲罷鑄十年而物價差以平利州路饑公遣發廩賑救民得無流徙詔適下而公奏至上數稱嘉之公爲政在便人情蜀人錄公所行爲王公異斷復知開封府爲羣牧使知許州歷諫議大夫給事中尙書工部侍郎英宗初再遷兵部侍郎治平元

年秋敵寇靜邊寨權涇原帥陳述古與副總管劉几議進兵不合敵浸圍童家堡太子西憂以端明殿學士又知渭州旣入見英宗諭曰朕知學士久今邊陲有警顧朝廷誰可屬者其勉爲朕行于是番酋故老皆歡呼越境望公之來比公馳至則敵解圍去矣公屢帥涇原馭將卒有恩無不得其歡心又善料敵情故塞下戍常少而積粟至十餘年嘗廣渭之西南城濬隍三周屬羌間以土地來獻公悉募置弓箭手其行陣出入之法身自督教之其居舊皆穿土爲室寇至老幼多焚死公爲築

入堡使其居足以自保而父子皆感泣曰誓不敢忘我公之德所部東西兩路巡檢皆分領弓箭手不得以自便公曰此豈前日募民兵意耶悉使散耕田里遇有警則發之故其涵養士氣名爲勇悍他路莫能及公一日燕堂隍邊民悉驚走入城諸將曰使姦人亦從而入必將舉而內應不若拒之弗內公曰若拒之東去勢必搖關中當且納之固知敵不敢犯我此必有姦言動之者乃下令曰敢復有言敵至者斬有頃候騎從西來其傳果妄也諸將皆服莫如公所料改澶州觀察使爲真定

府路安撫使知成德軍今天子卽位移青州觀察使復以爲端明殿學士遷尚書左丞爲河東四路經畧安撫使知太原府會汾河大溢公曰若壞平晉遂將灌州城乃命先具舟楫築堤以扞城一夕水果至人得無恐至今人每遇公所作堤而留歎之晉荐饑公勸大姓出粟活殍者十餘萬人及公去州人進馬首環泣終日不得前又改徐州觀察使辭不拜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以疾求補外留兼提舉醴泉觀又知汝州歲餘乃言臣被病久顧不能任君事願還政于朝遂加工部尚

書致仕職如故故事致仕雖三公無帶職者朝廷方施用新法公首以學士就第時人榮之公少感慨有大志人不敢以貴游子弟遇之及顯在朝敢言天下事數擊姦佞上前其言不屈于勢權然瘞于薦士雖武夫處士常急于引拔與人交周旋無不至不藏怨于人凡所與游皆一時豪賢稍稍去至公卿者多出公後慶歷中朝廷患政事因循日久二三大臣因與共謀盡更前之所爲而間至于不次用人于是論者皆指以爲朋黨及大臣去者人莫敢以爲言公嘗獨言富弼韓琦范仲淹皆

有重望宜復召用處之以不疑仁宗嘗命公悉上爲御史諫官時所言事留觀殿中公晚之涇原英宗許以大用公還在道大臣入問上疾數問王某幾日常至間又趣令入見公至會英宗大漸又俛而去國也公在涇與蜀尤有愛于民皆圖公像而生祠之公歷撫三路歲且久未嘗一朝用兵夫厭難于機先與收功于後其孰爲愈哉公亦不自有也熙寧六年三月甲寅告公薨輟視朝一日有司謚公曰懿敏其年五月庚申葬公開封縣新里大邊村文正公原下娶李氏禮部尚書維之女同

安郡夫人又滕氏給事中涉之女安康郡夫人又張氏
太傅士遜之女永嘉郡夫人子男五人厚進士及第早
卒固大理評事凝秘書省正字常粵將作監主簿女二
人適將作監丞李謹文居中所著文集二十卷余與今
參知政事馮公當世少從公游及公薨余自次公平生
所爲作之銘而當世爲公書旣又樞密相文潞公爲篆
公之銘蓋皆不待公子之所求然則觀公之于人亦其
至哉余雖不能文得附見于後世以信其人庶幾公爲
不忘焉銘曰

允文真宗魏公經之列公配食後人是貽公發匪馮遇
也尙少進擊姦回其孰不撓三遷透長往御貌虎一旅
不驚終公之去公去幾何寇猖在野造幾折謀皆出公
下治平之初必進謂公儀儀來還孰謂不逢公猶有施
公則思止尙書端明顧豈不煒公言猶新刻詩在珉作
之謂誰惟時三人

華陽集卷三十七

華陽集卷三十八

宋

王

珪

撰

誌銘

趙康靖公槩墓誌銘

公諱槩字叔平姓趙氏宋虞城人其先白造父受封歷春秋以來蓋不絕世其自河北徙而為虞城之趙七世弗顯至公始大顯于時公少而孤力學有文行為交游所器重戚綸黃宗旦皆一時聞人謂公他日必決殊科天聖五年遂第三人及第授將作監丞通判海州初名

公禪其後夢神人持名簿視其上有金書趙槩字遂更
今名後又夢通判汝州旣釋褐乃得海州蓋篆文汝與
海相近及代還召試學士院除著作郎集賢校理公昔
游學淮楚間嘗依知漣水軍鄧餘慶館下餘慶受賊狼
籍公度其必敗急謝去未幾餘慶遂坐法流遠方至是
公得知漣水軍故人葺公舊館爲豹隱堂朝賢自兩祭
而下凡三十餘人皆賦詩于石徙通州入爲開封府推
官賜五品服嘗奏事殿中上令中貴人傳宣中書改直
集賢院宰相格不下知洪州事久不舉而節度推官鄭

陶常持郡短長公至則收陶下吏窮治其不法坐免去
又著作佐郎監州倉饒奭喜生事挾郡人胡順之密告
歸化卒得廩米陳惡將爲亂公曰諸營未嘗得新米歸
化卒皆配隸人可獨得乎二人者愀然曰事至將奈何
公卒不聽會有歸化卒自戍所逃歸夜入里人家爲盜
公遽命斬于市一郡爲之股栗城西南隅當大江之衝
水歲爲民患公斷石作隄長二百丈其夏水暴至幾與
城平會隄就水乃卻至今以爲利轉運使欲言朝廷禦
水狀公力止之累遷尙書刑部員外郎同知宗正寺知

青州遂改直集賢院坐失舉張誥奪官宰相念公貧不能自給起監密州酒稅徙楚州糧料院上祠南郊還其官職如故徙知滁州山東羣盜騷淮南以公在青州有民愛飭其徒毋得犯公境公方發兵要擊之賊已遠去召修起居注知宗正寺同修玉牒久之除歐陽脩同修注朝廷遂欲驟用脩而議未決公聞乃請郡自便以爲天章閣待制賜三品服糾察在京刑獄遷兵部員外郎遂知制誥勾當三班院上又祠郊公得任子爲京官又當加階封公請移封母爲郡太君宰相謂公次遷學士

則母得擬封矣公曰母春秋高懼寵榮之不逮也改知審官院判秘閣與高若訥同判流內銓若訥言往嘗知貢舉聞母病而不得出幾不能自容公自以明年當知貢舉乃復求外便親得知蘄州遷刑部郎中踰年丁母憂服除召入翰林爲學士知貢舉皇祐三年館伴契丹乏使遂報聘契丹席上請賦信誓如山河詩公詩成契丹主親酌玉杯勸公飲以素摺疊扇授其近臣劉六符寫公詩自置袖中使還加侍讀學士歷右司郎中中書舍人提舉在京諸司庫務以龍圖閣學士禮部侍郎知

鄆州徙南京留守拜御史中丞乃上言天下承平日久中外狃于媮薄宜有以懲艾之上爲戒飭百官詔爲樞密副使又以爲參知政事方是時皇嗣未立天下以爲憂仁宗始命英宗領宗正公言宗正非所以爲重願立爲皇子仁宗聽其言而立之英宗卽位遷戶部侍郎旣又遷吏部侍郎今上初遷左丞公年七十矣卽以老求去位數上不許間復請乃以爲觀文殿學士吏部尚書知徐州其請不已以太子少師致仕居睢陽後十五年元豐六年正月十五日薨于永安坊里第年八十六輟

視朝一日贈太子太師諡康靖前作遺範戒子孫其年四月二十二日葬虞城縣天巡鄉公爲人閎厚端靜約己而愛人平居喜愠未嘗形于色聞人善若自得其有所未至亦將勉使及之雖在事寡于言然陰以濟物不爲少初張誥賊敗竄海上公亦坐累久無聊然憐誥終不易歲時遣人間關往返而軫濟之族人之單貧者不問戚疎皆月賙以俸錢其久而未葬者皆斂而葬之方歐陽脩躡公爲知制誥人皆爲歉然又脩坐事起詔獄其勢顧可憚公獨立營上前後脩亦以老歸潁州公自

睢陽嘗往見之時端明殿學士呂公著知潁州三人者
屢置酒高會有獻酬之曲流于樂府晚愛錢塘湖山之
秀往遊之終歲而歸公受兩朝之遺自謝事去上四行
大禮每召公陪祠皆以疾不能至他日疾間一嘗至京
師亦不能入見上命中貴人傳宣撫問公頓首謝命二
府亦至館所存勞之嘗集古今諫諍事上諫林百二十
卷詔答曰士大夫得謝而去者率以聲問不至朝廷爲
高朕忽得所奏書因知有志愛君之士雖退休山林未
嘗一日忘也其置諸坐隅閒用究觀蓋有取焉公所著

有應制集三十卷別集五十卷及集注老子續注維摩
經曾祖著後唐國子監博士贈太師中書令妣劉氏楚
國太夫人祖惠宋州楚丘縣令贈太師中書令韓國公
妣李氏燕國太夫人父幹尙書駕部員外郎贈太師中
書令兼尙書令魯國公妣張氏魯國太夫人繼高氏唐
國太夫人娶李氏汝陰郡夫人子男四人榮緒殿中丞
敦緒將作監主簿皆蚤卒元緒宣德郎公緒校書郎女
二人以嫁光祿寺丞王力臣朝散大夫程嗣恭孫男四
人嗣徽通直郎嗣真宣義郎嗣賢試校書郎嗣光猶未

命曾孫男六人鞞太廟齋郎餘未名予從公游舊矣迹公終身之所行豈詩所謂豈弟君子者歟前七年公嘗以書遺予求銘誌墓中是時公健尙如少時予報曰死生安可期未必不反以爲託也公薨其子元緒念公言而屬予銘銘曰

造父受封厥世蓋遠虞城之趙實始公顯其顯維何神告金符名發湯湯顯孰公如乃歷高華君子豈弟作德不絀神所勞矣公建大事笑言怡怡繫公所受兩朝之遺旣茂爾功公則弗居七十之年禮安敢踰公之乞身

屢卻復至終斲以歸天下鮮儷大祠郊宮帝曰汝來公卒不能夫豈不懷公旣壽考寵祿亦隆維始維終德音無窮誰謂人遐尙有遺戒子孫保之百世是賴

翰林侍讀學士贈左諫議大夫呂公

公綽

墓誌銘

翰林侍讀學士東平呂公諱公綽丞相文靖許國公長子也少補廣文諸生遂任爲本監主簿累遷將作監丞知開封府陳留縣代還賜五品服讀書于崇文院遷大理丞天聖中朝廷清明天下晏然少事上方向儒學招選茂異以興禮文之盛公于此時屢獻所爲文章得召

試學士院時內出集上書囊爲殿帷賦因託古以諷上
覽見稱除直集賢院公辭不受改校理汎恩遷太子中
允文靖當國公力遠貴勢久處閒曹文靖出藩淮陽上
命以前所授職授之兼判國子監文靖還秉政公懇辭
斬補外得知鄭州遷太常丞秩滿判吏部南曹尚書刑
部文靖再鎮許昌迺判三司理欠司遷太常博士遭秦
國夫人憂服除判太常寺預修崇文總錄特加工部員
外郎三司判官文靖復相換太常寺遷刑部員外郎慶
歷三年除史館修撰是歲文靖告老以太尉就第猶領

國史公援李宗諤避親故事益辭上嘉之賜金紫糾察
在京刑獄未幾文靖薨除兵部員外郎復充臯職公流
涕辭還不受明年遂以前所授之命卽家在所賜之第
終制復判太常寺兼提舉修祭器召試政事府擢知制
誥歷審官院流內銓三班院復判尚書刑部以龍圖閣
直學士知永興軍以樞密直學士知秦州迭帥兩路明
堂大饗遷刑部郎中召還以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
歲餘屢請罷以翰林侍讀學士集賢殿修撰知審刑院
判太常寺頃之改龍圖閣直學士知徐州尋復爲侍讀

學士徙河陽過都留侍經席至和二年十月遷右司郎中未拜命疾革是月十四日以訃聞賜其誥于家年五十七特贈左諫議大夫錄孤賻物加等公爲人沈介篤雅少時已能感悟卓然有遠致初爲陳留言畿內久雨傷稼縣官不收民租而蠶事不登則未嘗寬布帛之斂今繭絲失時不可得願以緡折縑從民便其識事彊敏雖久吏弗如康定初元昊叛河西國家比歲調發海內蕭然煩費矣公言民者國之根本也今天下軍需之所急及他無名之算不知幾萬億是皆浚民之膏澤也豈

長計哉乃詔近臣與三司更議審其有以寬民者均節之其不急者一切罷去公四典太常尤明于禮學自三代沿革國朝典章之盛靡不該達請復太醫院設令丞府史如天官醫師職以救民疾病鈞容直傳中指假旌纛羽籥等爲優笑之助公曰先王盛德之樂也執以爲不可自是優人不敢以太常禮服爲戲郊廟祭器敝久不修而法度又不合古請以時更造間歲天子出嘉實敕有司薦廟必先詔禮官議中式而後行公乃引月令天子四時嘗新所以薦羞之具悉以圖上歲行六十一

祠禘祫二祭其薦裸興俯玉帛彝器菁茅醢醢鍾石歌
奏皆有儀式會成一秩名曰郊祀總儀今遵行之國家
饗天地及祖宗日月百神之靈以至五方山林川澤墳
衍之類咸有樽罍之數自古以五齊三酒分實其中又
加明水明酒以達陰陽之潔氣今有司徒設樽罍而酌
用一樽爲獻甚非所以禮神之意公遂建議依周制實
齊酒以分行酌數沿有唐遺法求方鑑取明水嘗論祖
宗配郊當正位作主以明同尊天地又謂古者婦人無
諡自漢晉以來皇后多因帝諡爲稱國家順禧翼宣四

帝暨太祖太宗皇后悉同廟諡獨章聖皇帝五后節惠
曰莊與諡典不合願易名爲章追正前失明年天子遂
詣廟行改諡禮問何人建明左右以公名對公時居憂
天子惻然思之卒拜公爲兵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公糾
察刑獄言獄者人之大命異時民抵重辟獄具未報爲
典獄吏潛寘堇死獄中先朝初置糾察卽專摘茲茲今
狴牢扃密上下蒙蓋情無繇知當疏購條使令自陳則
姦黨壞落又京師諸獄吏未嘗推選皆無行剽攻羣不
逞之人今不可盡斥可先鋤其迹尤者者後有所補悉

募人保證收其良能而用之并爲制祿廩使畏法羞自重三司遠年逋責有自天禧以來尙淹繫妻孥窮究所負公承認多爲蠲除之虎翼卒劉慶告變下吏案驗乃慶始謀衆不從反訐以誣衆且覬幸得賞公言京師衛兵多使姦人得計則無以安衆心卒論慶法鄭人舊本無學公始興之又丐田爲糧以給諸生其後鄭人繼入策進士科而學者寢廣公嘗行春坐隴上詢民間苦或言近歲籍牛爲產民懼役重弗畜故田疇多荒乃嘆曰先朝不征農器正爲此爾遽表除之在西掖會天子坐

迎陽門召近臣對策上從容謂公曰緣所問外有安危得失于今所宜究慮者條一二以聞公因言郡國數地震乃陰乘陽時則有下謀上者願陛下慎之未幾果有殿廬竊發之變在長安言關陝之西自軍興以來民力大困今瘡痍未完誠不宜他斂願少寬河榷之費秦鳳本道士兵其技能攻守與戍卒之習異公敕使分隸將領各勵所長故其威聲張部分明常若寇至前此邊將爭遣人深入覘敵而利其貨費卒不得虛實已乃妄言洶洶鼓賊聲勢衆頗患之公乃自設耳目網絡張布揣

知敵情每裁處邊奏別白精審至出入應變機會之速雖左右不得聞古渭州諸羌以地來獻公曰國家威懷萬里顧利尋尺之地耶急報謝之後有納其說卒生邊患夏人入天都山斬材木具轉鬪稍逼亭障公戒守者益持重嚴烽火遠斥堠以須其至夏人亦不敢犯涇原蕃酋頻年抄邊一旦乞內隸公曰此酋數犯約非嚮慕禮化者譬若鷹隼飽則襲人不可留也乃諭以禍福斥去戎人皆慙伏西人習騎戰而弓箭手多闕馬緩急不足用公夙曉諸寨均其戶爲三等十丁爲一社至秋成

時令勸募出金帛益市馬以分給之聞者爭出應令是歲得馬數千匹後習以爲常開封府有營婦夫戍未還夜盜入斷腕主名不立都人詣言駭異且逾久未獲公以謂非其夫仇不宜快意戕害至此亟遣馳詰其夫果獲同營韓元者具姦狀伏誅都下稱爲神明久之有言執政事上委平獄疑而言者并以侵公公初不自辨上以公嘗請徐乃出知徐州及陞辭日會其事白甚卒無纖介上遂欲留公不遣公頓首謝曰陛下幸察臣之心臣死無恨豈以臣重去職哉上乃諭宰相令具證左付

公明不以爲累至徐州屬歲旱大饑不及聞上卽日發倉廩賑窮乏全活者甚衆是歲孟夏朔日蝕上責躬慮刑霈德音天下公捧詔嘆曰陛下聖德甚厚宜無過舉以招變異或者以蠻蜒母子不早就刀鋸乃參之官假息于須臾使二廣之冤積而爲沴以干純陽之精書奏立誅之還朝會春夏久不雨民狼顧失望公入奏事上問所以變復之術公陳前代王者親錄冤獄其精誠所交必有甘雨之應上曰卽如卿言方朕之誕月也天下聞之必謂朕自要福宜少須後至五月朔上遂御便殿

決繫囚未畢而雨澍天益器經術之言公素不爲皦厲行常畏懼滿溢兢兢如弗容其在朝廷信道行己不以毀譽撓其心推誠待人表裏單盡平居無他嗜好惟以書史日自娛前後典劇藩務先信恩其抵冒弗率則以法重繩之平生好論議必推原事情究心隱微要之切于時病又善爲訓辭其重輕有體時論予之公旣日益顯如侍從之職皆文靖所嘗歷者仲氏龍圖同時雍容近班又相繼尹畿甸天下之人談衣冠之盛者必以呂氏爲世家公殊孝友每任子必先諸族公捐館而諸

孫猶有未命者公字仲裕其先開封人曾祖某贈太師
尚書令兼中書令祁國公會祖妣李氏追封越國太夫
人祖某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魏國公祖妣王氏追
封榮國太夫人父某守太尉致仕許國公贈太師尚書
令兼中書令諡文靖妣馬氏秦國夫人追封齊國太夫
人公娶上官氏賢明慈順兵部員外郎佖之女封京兆
郡君子六人長希傑太常博士次未名並亡希道屯田
員外郎端粹才令次亡次希俊太常寺太祝次希亞祕
書省正字女二人長適淮南轉運使刑部員外郎集賢

校理李中師次適太常博士程嗣恭孫五人嘉問之問
延問太常寺太祝君問昭問將作監主簿公累階朝散
大夫勲護軍爵開國伯邑食八百戶文集二十卷藏于
家公考終之歲以十月朔謁告拜文靖墓下旣悲慟召
寺僧指地之北偏曰余其歸此或竊怪之公曰死生不
有數耶明年某月某日遂葬公于鄭州新鄭縣懷忠鄉
神崧里從文靖之塋乃先指之壬吉果符其言嗚呼可
謂達矣銘曰

呂氏之先其本自姜四嶽之後固大而昌於顯文穆實

相太宗文靖繼武三拜上公卓然有子維公是似巖巖
雋鋒時國之器服官于朝辨論有條天子曰賢可寘近
僚四遷學士五殿大邦黻衣繡裳有爛于堂圃田之西
溱水之東高岡隆隆文靖之宮公歸其中在地之壬匪
後實遷蓋公之言

翰林侍讀學士賈君黯墓誌銘

治平二年十月戊子翰林侍讀學士長樂賈君卒于京
師先君病且革天子遣使挾太醫日夜臨視之君卒不
能起贈尚書禮部侍郎又賜黃金其家明年正月辛酉

葬于鄧州穰縣冠軍里將葬其孤士彥以君功狀來求
刻文而納于墓中太原王珪爲之序成都范鎮爲之銘
序曰按賈氏其先周康王時唐叔少子公明封于賈遂
以爲氏其後始顯于漢魏之間而望出長樂者世最大
君諱黯字直孺世居真定之獲鹿自君之曾祖始徙于
穰下今爲穰下人君少警悟方七八歲時見其所作詩
而驚偉之慶歷六年中進士第爲天下第一除將作監
丞通判襄州事代還召試學士院拜著作郎直集賢院
判尚書刑部祀明堂覃恩遷右正言君年少方進用遇

事感慨數上言朝廷仁宗識君手書常嗟賞之御史中丞王舉正留百官班將以事見上尚書郎杜樞獨出班問所以留班狀久之貶樞監稅衡州蓋樞嘗駁開封府張彥方獄而事連權貴人皆知以此得罪也而莫敢言君爲力言之其後諫官御史皆爭事上前不能止因詔臺諫官自今須繇閣門白中書俟旨然後得上殿君又言曰羣臣獨得與上論事惟諫官御史爾今旣不得時見上萬一有非常上何繇得聞耶固請如舊制從之尋遷三河判官同修起居注奉使契丹還遷右司諫至和

元年擢知制誥權判吏部流內銓有晉州推官李亢嘗入粟得官後以罪引去他日應舉及第當改官始自言其嘗以罪去也君曰士之罔冒其罪可置乎遂奏罷之福州推官劉抃在銓俟引對而自以爲曉星氣挾此以游公卿之門君乃奏以爲靈臺郎于是士人之知術數者不敢以自名君初修起居注見天子退朝御邇英咨訪治道而史官不得預聞至是因修起居注入預經筵遂爲定制嘉祐元年君以父春秋高請知陳州尋改許州明年遷尚書兵部員外郎徙襄州屬父疾歸南陽至

家而疾篤君亦自移疾委郡事佐官而去卽日上書自劾臺諫官以君輒去郡爲言降知郢州已而離父憂服除君以前嘗謫郡不敢入朝詔趣還之勾當三班院明年召人爲翰林學士判昭文館以疾復請郡乃除翰林侍讀學士戶部郎中知鄧州未行復以爲翰林學士知審官院先是朝廷以京朝官每三歲輒自言求遷官非所以敦養廉恥于是詔當遷者有司爲舉行之而朝士之近名者輒或辭磨勘至數移督之不得止君謂嚮者使其自言而士之不求進者宜有以旌異之今無復自

陳之嫌則士大夫何以辭不願磨勘也是亦矯妄之人徼取恬退之譽陰圖進擢之望皆無益風化且攷課之法豈特以歲月遷亦將稽其殿而黜之請凡磨勘者有司不復督中書爲籍記之其後雖甚久皆毋得輒遷朝廷從君言于是僞辭磨勘者不復至矣七年遷左司郎中知開封府君御下方嚴所至莫不憚之府吏舊七百人而諸嘗以罪去而復叙者皆籍外補之蓋嘗數百人君乃奏爲條其得復叙者須候籍中闕乃稍補之又府吏之給事他官者更七次則一遷于是他官之請者歲

不可勝數至有一事累請而爲兩役者君又奏爲條其從事其從事之所難者始得爲次數餘悉罷之于是府吏取君所決十餘事緣飾而倡言之御史亦以是繩君仁宗見執政問賈某所爲私乎對曰無有私也然而言者不已遂易君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今天子卽位遷中書舍人受詔撰仁宗實錄更羣牧使治平二年拜給事中權御史中丞充理檢使上方親政事君數見其言無所避上嘗謂君曰朕欲用人而未識其可者對曰天下豈嘗乏人耶在陛下所用爾乃陳任人之法五事一

曰知人之明二曰養育以漸三曰材不求備四曰以類薦舉五曰擇取自代天子嘉納之是時某尚德寧公主君言曰國朝公主下嫁皆以祖爲父以父爲兄非所以正人倫之道也願詔諸公主下嫁如唐故事令盡其見舅姑之禮有司議濮王稱皇伯而不名朝廷下其議三省君勸上從有司議未報八月京師大雨水君時以寢疾復兩上疏以爲簡宗廟逆天時則水不潤下濮王議宜以時早決以塞變踰月君疾未已願罷御史中丞乃除翰林侍讀學士知陳州纔數日而卒享年四十四曾

祖延隱太子右監門率府副率祖昭遜內殿崇班閣門
 祇候父汶著作佐郎致仕贈少府監母陳氏繼母史氏
 陳初歸其宗父戒君他日能自顯則往迎之君卒迎陳
 母歸封仁壽郡太君史封唐安郡太君凡四娶馬氏任
 氏周氏皆早亡最後娶薛氏今封延安郡君二男子長
 元素蚤亡次士彥太常寺太祝五女子君所著文集三
 十卷尤長于議論云銘曰

世言直孺舉進士第一不十餘年踐兩禁為得志而不
 知直孺之事兩朝開陳補益如此嗚呼使天假之年盡

其所蘊則其澤之于天下可勝既

朝奉郎守尚書屯田郎中致仕上騎都尉賜緋魚

袋蒲君 慎密 墓誌銘

尚書屯田郎中蒲君慎密者字叔榮世為果州人三世
 累晦不仕果遠人少學君獨好學有志行為鄉閭所稱
 景祐五年擢進士第為涇州保定慶成軍滎河開封府
 長垣縣主簿陟萬州南浦縣令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知
 京兆府醴泉縣福州閩縣徐州沛縣監在京事材場通
 判安州歷祕書太常博士尚書屯田都官職方員外郎

爲屯田郎中遂致仕熙寧五年七月十八日以疾卒于京師享年六十一君爲人廉慎自持其于官尤敏辨而不煩方其在保定曾元昊叛西方用兵而州縣部送芻糧多失期坐斥君乃言去邊近積粟多凡若干處請盡以輸邊徐自內地轉以補軍乏轉運使用其言邊計大給大將葛懷敏驅所獲馬以萬計君以縣僻無畜牧處而馬露則多死乃就山勸民出所積材而償以直不踰月作廩五百楹人不以爲擾在南浦嘗權莅州幕廷尉駿州獄之失出死者君以爲法者天下共守今罪于法

不當死不爭則不可州將曰可與廷尉爭耶君愈執不奪及詔下他司議而卒得不入死州將始愧服在閩縣有亡命吳才者聚徒方山數出剽劫爲民患君一日廉知其處擇精卒數十人夜馳赴之縱火四發賊運槩突圍就擒者五人于是境內不復有盜君所至有能名若三司使蔡襄韓絳翰林學士范鎮元絳端明殿學士張方平王拱辰龍圖閣學士陳薦李中師皆嘗薦君材于朝其內外監司張師顏等又三十餘章君可謂材矣然宦學不達年未至而引去顧其抗情安命與夫老而不

知自止者不亦異哉八年七月十三日癸酉葬華州鄭
 縣孝悌鄉田村社曾祖承蘊祖仁讚父士廉贈尚書都
 官郎中娶李氏河北提點刑獄內殿承制閣門祇候守
 信之女封僊居縣君子男二人希孟右班殿直希閔太
 廟齋郎女二人長適光祿寺丞王仲京次適太廟齋郎
 張公著孫男女三人銘曰

蒲世蜀遠果窮又紆世晦弗食君食自初所臨敢前聞
 者衆薦亦既有聞誰謂不顯進雖云韜君亦易退六十
 之齡其志已遂山之嗟嗟水之滴滴表名在朝茲為不

沒

提點京東諸路州軍刑獄公事兼諸路勸農事朝
 散大夫行尚書祠部員外郎充祕閣校理上輕車
 都尉借紫晁君 仲衍墓誌銘

皇祐五年六月詔以祠部員外郎祕閣校理知懷州晁
 君仲衍提刑京東八月銜命之官道病日寢革是月二
 十四日終于廣濟軍享年四十二君之仲氏國子博士
 仲蔚官鄭州聞訃慟絕馳來京師迎君之喪與其孤端
 彥以其年十一月一日丙寅葬君于鄭州新鄭縣旌賢

鄉賈村從先正文莊公之原先期端彥請銘于余曰我先君有聞于時將因子文以信後世之傳余既悲君仕不顯以沒又嘗聞其平生之言顧不得辭云君字子長其先澶之清豐人後徙彭城今家開封之昭德坊曾王父母贈太師中書令諱佺康資永三國太夫人耿氏繼孫氏傅氏王父母太子少傅致仕贈太師中書令諱文元諱迴慶國太夫人張氏考妣資政殿學士給事中贈吏部尚書諡文莊諱宗慤安康郡太夫人王氏安康余之先姑也君資識敏悟方總角時已自如成人蚤夜抱

書冊諷誦父母愛憐之又閱其素弱意不欲其苦之也君亦陽從游息夜潛起取燭或徹旦不寐益務記覽工辭章明道中舉禮部嘗中選矣而屬期喪其後恩俾與廷試而又以期喪意卒不得遂尋召試西掖賜進士第慶歷初君通籍于朝適天子宴皇屬太清樓觀燈翠芳亭撫州進金山等皆一時盛事君作為歌頌以獻凡三錫詔美之君侍祠南郊復奏頌極于褒讚上顧謂輔臣曰文靖等稱歎殊甚繼進文三十軸後召試禁林充秘閣校理君既久官中都乞補于外乃抗疏得懷守前守

無狀日湛燕私寬縱弛事吏目因緣作姦懷人苦之君
乘前之敝專屬風節誅鋤豪強衆不敢犯法郡境有沁
水創碾磴借小勢歲破麥數千斛以給權酷先是掾吏
苦出納道勞輒議均麥于民率衆力以供咸吁嗟不敢
訴郡君下車亟召掾吏曰太守所以便民也今掾吏顧
勞民自便耶乃出教趣使復水利未幾轉運使移州以
民租折供繒萬計已而又欲以他斂君言歲饑民不可
重困使者宜有以貸轉運使不聽君愈持之卒寬民輸
之半州俗素樸不喜儒君一日視學宮闐然若無人焉

者因歎曰郡去京師不遠幸得漸風化之厚而學墮不
觀是豈不足教耶乃移書抵諸生躬自教勅朝夕使聞
絃誦繇是翕然鄉風懷人德君深逮君之去也父老遮
道上攀車不忍君去俄而聞君喪懷人無長少莫不泣
然流涕君初以祖任將作監主簿七遷祠部員外郎始
監金耀門文書庫又監京麴院權判尚書祠部同判太
常禮院兼判尚書刑部出知懷州就除京東提點刑獄
累階朝散大夫勳上輕車都尉賜五品服君在禮院日
以天下行營中有號武定者瀆章聖廟謚請得以易之

天子驚可其奏京師有貓鼠同戲君援唐崔祐甫故事請飭邊將以嚴武律間歲天子欲獵近郊有司豫治道設供帳久之詔蹕未行君建白幸上早出畋有詔罷幸君練達國朝典舊薦紳先生往往有從而質之者君爲人端粹惟嗜學未嘗一日去書故博識無不該貫著文集二十卷丞相章公得象晏公殊尤見獎許其牋記多出君之文爲汴陽雜說一卷其言切于規喻又以唐白傳所撰事類集傳者寢舛乃參攷經史一以刊是之仍據舊目補攷摭新別爲三十卷曰事類後集又爲兩晉

文類五十卷康定中文莊使陝西君時侍行馬上自成一編曰侍雍雜編晚在山陽與侍讀錢公明逸篇章寄酬閒則命僚友終日賡唱凡數十百首辭敏而體醇屯田員外郎王復見而作序曰河內唱和集又觀司馬遷班固范蔚宗所論其中或有可疑者因摘其失折衷其義作史論三卷方治懷歲滿趣辦裝計日東去而代者踰期復取太史書采類其文章凡兩浹日次成二十卷曰史記文通其書悉藏于家君天性孝篤自文莊之薨纔數歲繼遭安康之艱創鉅痛深屏處一室六年未嘗

茹葷君大族也事諸長上必恭厚昆弟以愛調羣從以恩與朋友以信凡歲時吉凶問遺罔不如禮家居甚于寒素嘗預宴貴人大第出舞女筦絃鏗鏘舉白擊觴歡甚君竊歎曰是豈吾所以爲樂也其一意好學如此君感疾比劇中固不亂謂其子端彥曰夫脩短窮達不有命耶言訖而逝非知命也歎君三世繼直書殿士大夫談衣冠之盛維君之門君娶集賢院修撰贈諫議大夫王公軫之女封興安縣君賢明柔穆有閨梱之範子六人三未名而夭次日端彥太常寺太祝曰端方曰端稟

雋厲修飭皆承家之器二女並幼初文莊踐顯數十年每任子必均諸族其後以故大臣恩比錄孤者七人獨君仲氏遷一官餘悉霑內外親故今諸孫有未命者亦君所以成先志云銘曰

美昭德之世隆君將獨侈先代之崇學以粹于古而行以端厥躬吁嗟才不究用而命不融茫乎孰質其善惡之公

朝請大夫守司農少卿贈兵部侍郎上柱國賜紫

金魚袋薛公

季卿

墓誌銘

公諱季卿字公遜其先汾陰人漢御史大夫廣德之後也十代祖道衡仕隋爲內史侍郎又七世曰茂修者生競競公之曾王父也屬唐季之亂徙于蜀生允中爭蜀爲名臣入朝歷都官郎中兼大理少卿公之王父也刑部尙書贈太尉諱映諡文恭公之父也祥符初公以父任爲將作監主簿累遷衛尉寺丞仁宗卽位改大理寺丞賜五品服監在京皮角場廣積倉又監許州鄆城曹州酒稅以太子中舍知邵武軍歸化縣會藉田恩遷殿中丞丁太夫人憂服除以國子博士知真州六合縣縣

濱大江民多逐魚鹽之利利不勝則聚而爲盜鄉閭患之公爲嚴捕賞之格前後盡獲其徒終公之去無敢爲盜者知越州蕭山縣屬歲饑民大疫蓋流離道路者十室而九公曰邑當字民反坐以視其死耶卽白郡守發官廩以賑之郡守畏令不敢發乃以白監司曰今民瘁甚矣願得發而後聞朝廷猶或可濟監司許之于是蒙活者甚衆歷水部司門庫部員外郎通判亳州徙宣州賜三品服以太守不奉法坐累降監開封府太康縣稅務又歷水部司門庫部郎中復通判黃州就更司農少

卿召還權判殿中省丁所生憂執喪哀甚以嘉祐五年六月乙酉終于京師榆林之第享年六十有四朝廷官其一子公大臣子性不樂浮華能以儉純自高其視名利恥務苟進平居不妄語言雖家人亦未嘗見喜愠色遇人以禮愈久而愈可親故人多以長者稱之桂公之甥也故能道公平生之所爲如此公以子在朝累贈兵部侍郎娶李氏封平原縣君先公十三年卒熙寧七年四月丁酉葬公開封府開封縣丁岡村子六人長曰維尚書水部郎中次曰綜皆早卒次曰經錄事參軍次曰

紘試將作監主簿曰繹曰緬未仕女二人一早卒一尚幼孫十五人銘曰

薛自汾陰晚徙于蜀不遐有人以世爵祿偉矣文恭德名之隆公少已飭訓迪自躬公之在事恥于苟得進退愉愉不矜以力雖未大享公則有後維其受祉百世是茂

朝奉郎守殿中丞知越州諸暨縣事騎都尉賜緋

魚袋鄭君

民度

墓誌銘

君諱民度字仲祥吳郡人少以父任爲秘書省正字累

遷殿中丞歷監杭州龍山稅饒州永平監知越州諸暨縣其性端靜有操識而不以事自累其與人語世事初若不能極辨然默處其是非人固有不能至者家多藏書晝夜讀之未嘗釋每感慨欲自奮拔以聲名見世數薦有司不中第及爲縣吏材若素出暨于越爲大縣生齒常滿十萬戶君始至與民約曰縣前後所以不治者皆姦豪撓之今而有亂吾治者必以其狀報州而遷其鄉于是有犯者遷之姦豪莫不屏息又縣之上戶皆賦役于州視他州爲最重至有破產而不能供其費民常

苦之君爲較其貴之厚薄而均其役之重輕蓋蒙紓其役者十四五邑人爲立生祠是時朝廷方行天下縣令攷課之法而監司以君爲第一未及賞而君卒享年四十一曾祖延紹贈太子太傅祖文遂贈太師中書令父戢宣徽北院使奉國軍節度使贈太尉諡文肅母丹陽郡夫人李氏始娶隴西李氏再娶南陽葉氏子男四人曰佃曰億皆光祿寺丞曰儵曰价未仕女六人長適太常寺丞馬昌國餘尚幼君以熙寧二年正月丁酉卒其年七月壬午葬吳郡薦福山文肅公之墓次始君訃來

佃方爲畿下官奔過京師予往見之佃曰我先子之志將大有施于時而不克就今葬有期矣非得天下可信之文傳其名後世則無以蓋先子之大恨予誠哀君大臣子獨能刻志于學使得時遂行固騰凌徜徉而不可止然而其用止于是豈其分耶爲之銘曰

鄭爲顯門子孫濯濯況君多聞實後之覺蘊釀閎深文將大發匪特有文亦躬自絜凡曰有政夫惟利民在暨之迹顧豈不循年之不遐祿之不多我懷其人吁其奈何

太常少卿直昭文館知鄭州寇公平墓誌銘

治平二年十二月庚戌太常少卿直昭文館知鄭州上谷寇公感疾終于州之正寢明年二月甲寅葬于許州之荆山以從其先塋也寇氏出上谷公之遠祖始徙大名之莘縣遭石晉之亂徙幽州端拱中太宗北征契丹公之大父挈其族以歸得除官流內銓爲萊州卽墨令因家膠水而三世不遷公少孤依外家以逮于成人故參知政事蔡文忠公公之舅也視公如己子而公外祖母楚國太夫人尤愛憐之天聖五年以文忠公恩爲試

將作監主簿除沂州沂水縣主簿未幾棄官歸爲學舉
進士景祐元年及第除試秘書省校書郎知深州靜安
縣未行改開封府倉曹參軍長吏皆薦之遷著作佐郎
簽書淮康軍節度判官徙通判宿州丁母憂時文忠公
已捐館舍楚國太夫人春秋高公奉養朝夕惟恐其不
至服除以秘書丞通判徐州民苦輸鐵于官至破產矣
猶責之不已公請以十之三均旁郡之戶至今便之轉
運使沈邈奏公最爲第一得權知淮康軍遷太常博士
及邈還朝又薦公于上前言他日可任以事始至淮陽

會獄有繫囚當死公疑其未得實而更訊之果爲吏所
誣囚且釋吏僅得減死衆皆相勅不敢以毫髮欺公一
日有告軍變者公既密得其名乃陽以爲妄言使去明
日大閱于鞠場因盡擒之是歲盜羣起而軍壁頽廢民
不安其居公爲調農隙而完築之于是里人欲立生祠
于岨山之陽公不許召充羣牧判官賜五品服歷判三
司開折司遷尙書戶部員外郎奉使契丹還爲京東轉
運使先是流民以男女傭于富室者遇歲豐欲贖之不
可得公勅其部中悉取以還其家又罪人之隸海島者

過百人則不得其所公謂朝廷既貸其生而返離非命非所以助上恩乃重爲立法其後更赦多得生還者徙淮南轉運使再遷兵部員外郎真州長蘆寺瀕大江章獻太后時歲度僧者七人令置小舟上下以掾沈覆之患歲久事輒廢而度人猶如故公使籍其所活五人以上始得度人如舊式泗州流屍積上下者不勝數公爲請歲給三百千悉埋之知州朱處仁爲金石刻以紀焉入爲三司戶部判官更度支勾院遷工部郎中時契丹使來詔特選以爲伴送使公嘗言北事于上前仁宗壯

其言他日召羣臣迎陽門觀書帝目送者久之及出知徐州賜三品服左右或以爲非例帝曰此特出朕意也頃之淮陽戍兵殺巡檢以叛鄰州皆警公亟傳檄海上使舟楫遠去又募勇敢士授以方略令傳官軍以行旣而賊果領衆東遁至海不見舟而還遂掩獲之賜書褒諭再遷兵部郎中加直昭文館徙知潞州今天子卽位加太常少卿仁宗山陵調用百出公不以一毫擾民在路歲累登仇州之流冗至者相屬公爲調發官廩以賑之所活數萬人又徙滑州因得覲京師爲上陳天下利

害事甚衆又徙鄭州以終享年六十二公諱平字均輔
爲人樂易而不爲激訐之行尤篤于朋舊其貧不能婚
葬者婚葬之其政大抵先學校以勸勵風俗簡于簿書
期會而几案無留事故其去人必見思慶歷中嘗上政
本書五十篇治平初又上陳宜書三十篇若寬天下力
役定士子令汰冗官教宗室市邊馬復鄉兵多施用其
言又自述平生感遇事作考祥集采其所見聞有足以
自警者作警異志公雅爲今樞密副使吳公長文翰林
學士承旨張公安道所器公亦善自薦士其後多取尊

顯而獨滯于爲郡志不大展其命也夫曾祖顯贊避亂
不仕祖日用終卽墨令父肅以行義見推鄉閭贈官至
光祿卿母蔡氏泰興縣太君懿行爲內外族之冠娶李
氏安昌縣君順淑有婦德子男四人昌齡進士及第試
秘書省校書郎昌圖太廟室長昌朝太廟齋郎昌言蚤
卒女六人適殿中丞張頰將作監主簿郭紳太常寺太
祝王欽臣任保之殿中丞蘇充太常寺奉禮郎韓敦復
孫男四人安國定國充國彥國銘曰
寇始北遷以義來輔膠水之間公考有裕恂恂維公文

忠之甥力政以學豈不有聲彤幃駢駢兩驂如舞民樂且閒四州是撫昔與公遊多貴于時公終在外而迹透遲光原之豐維龜又食公安萬年其竈無易

朝奉郎尚書虞部員外郎監鳳翔府上清太平宮

兼兵馬都監護軍李君丕且墓誌銘

君諱丕且字晦之其先隴西成紀人後徙京兆之萬年因家焉曾祖轍贈左諫議大夫祖益贈吏部尚書父士衡同州觀察使君始以父任爲將作監主簿累遷衛尉寺丞乾興初同領在京國子監時觀察以春秋高願罷

三司使出守陳州君懇辭待行後十餘年終觀察之養始載調官得延州酒稅以大理寺丞監陳州西華階州酒稅遷太子中舍知京兆府櫟陽縣遷殿中丞知隴州汧源縣遷國子博士丁母平原郡太君憂服除用明堂恩遷虞部員外郎求監鳳翔府太平宮皇祐四年五月二十二日遘疾終于署寢享年四十九君爲人倜儻有奇節喜學古兵法方寶元用兵關中君數條邊事且求對殿中書奏天子不報階州並邊諸羌歲數爲患本道經略使屬君精兵數千計以破羌人且乞盟君謂得

其地與人不足以守因罷兵還未幾羌人復入寇君聞之一夕單騎馳至區落責諸酋豪背約衆俛首泣謝其後無一人犯邊階人德之爲立君生祠涇原一道廣川平原議者欲城要害之地以宿重兵初建德順軍經略使又移君權通判事君日夜經畫所以佐邊之具甚備會用薦得櫟陽櫟陽民素猾喜鬪辯吏寢以不治君至擿里閭姦豪收按致法莫不畏服旁近郡數起大獄久不決轉運使俾君覆按之前後多所平反先是歲比大旱百姓屢苦之君乘農休築埭治谷河上引漑民田數

百千頃民今享其利迨君之去櫟陽也吏民遮泣不得迺候夜變服馳去晚至太平職不預民事而自肆于山水之間常從使者以朔望朝原廟仲夏旣望君已被疾雖不克往猶飭衣冠具几案拜于堂下或止之君曰雖死敢忘恭耶又數日疾革謂家人曰死生之分固無以易之者吾何恨焉遂恬然而逝其知命也歟君天資敏幹洽通經史尤曉陰陽百家術數之學辯論衮衮闔廟古今多屈其坐人在西華日會友人死貧不得葬君乃爲之葬又賙其孤嘗客過涇遇人有喪不得歸亟解所

乘馬遺之其趨人之急如此自君之官也孤立一意與世少合特爲鄭公戩韓公琦范公仲淹所深知屢薦君朝廷雖不至于用顧其材可知矣初觀察緣襄悼曹公之累左遷龍武大將軍後君詣闕上疏追訟其事天子惻然爲哀卽日詔還舊官君及諸昆後咸登朝更贈禮部尙書李氏族大且貴方太夫人無恙時與故集賢不諒今湖南司門丕緒博士丕遠並在膝下每歲時讌集捧觴前後內外戚疎恩意相與衍衍和易茲一時之榮君娶王氏贊善大夫世及之女婦順母嚴有賢德之輔

子七人曰經奉禮郎曰朴右侍禁曰棣左殿班直曰材右殿班直曰楫曰柄曰榘舉進士皆襲慶令門濯濯其秀朴尤力學有文經棣早卒女五人長適前進士王琬餘未適諸孫九人其年八月二十四日葬于萬年縣白鹿鄉之原從先塋也予接君姻好又嘗聞其平生之言且諸孤乞銘宜爲之銘銘曰

自昔賢豪材智之士生而困于世者衆矣方君少時上書天子視其志慷慨使其後且見用顧所施果後人耶然卒于不得志嗚呼命夫

秘書省著作佐郎鄭君民彝墓誌銘

太尉鄭文肅公生子五人君其長君也少而爽悟好學與羣士角試于有司而名常在選中于是藉藉有稱于士大夫間初以父任爲將作監主簿監在京進奏院歲餘簽署鎮江軍節度判官公事方西邊用兵文肅總帥關中軍求從滕下間或先事陳畫文肅嘗奇之文肅斂族人之喪將葬吳中以撫邊不得行乃命君晝夜東還君盡力以襄厥事親疎咸多其誼知常州宜興縣浙西諸縣獨宜興爲富繁而其田素汙下屬甚雨溪流暴溢

浸沒室廬舟行田中郡從事按田且貸賦租之半君喟然曰民罹水患至于艱食將仰給公上吾長百里乃重民困耶卽以狀白轉運使轉運使奏悉蠲之是歲穀價翔起邑無流庸今猶見思縣有學處卑制陋講肄無所容君爲度高明地易而新之像嚴以尊堂邃以隆又列齋舍于其旁于是春秋釋奠簋籩彛燦然靡不適禮之中邑人之爲學者驩然相趨朝夕講劇其間其後以文學中科者不絕丁外艱服除召試學士院當是時朝廷患貴勢之人數姦試以希恩于是遣中貴人鎖學士

院又命右正言直集賢院賈黯封彌瞻錄如禮部攷格
旣而被黜者踰半而署君文優等君旣賜科自太常寺
太祝除光祿寺丞知杭州錢塘縣縣之西湖環三十里
其下溉民田數千頃旁爲富人規廣亭圃歲以塞淤先
是文肅當郡時按唐舊記發境內夫闢復故隄以導湖
利文肅旣去且久事寢弛嚮所占地又或廣之君始至
召竝湖富人立庭下一旦還沒其所侵民今享其利焉
遷秘書省著作佐郎代還通判瀛州以母憂不赴君執
喪哀戚甚因而得疾嘉祐五年正月二十四日遂卒于

毘陵年四十君諱民彝字德常家世吳郡人天性純篤
外和內介接朋友以誠故久而人益親之其趨人之急
惟恐其不逮安節蹈中靡追時好丞相夏英公留守西
都首辟君府下君曰我大臣子奮不由事業將緣諸公
之門以苟進耶還其書平居窮味經史反復不倦所爲
文詞溫麗殊可愛方太夫人無恙時與諸弟奉觴堂上
和樂申申終日不相舍去惟是孝友以承其家吳人弛
放夸浮而薄骨肉之恩聞鄭氏之風亦可以少勸矣予
與君有姻舊嘗嘉其夷雅自達有君子之尙以爲資厚

者其享遠不幸卒不得發所蘊于時雖然豈不裕厥後乎曾祖延紹太理評事贈太子太傅祖文遂婺州節度巡官贈太師中書令考戩宣徽北院使奉國軍節度使判并州贈太尉諡文肅妣李氏封丹陽郡夫人娶葉氏翰林學士清臣之女先君二年以亡子曰佖曰侑曰侗並太常寺太祝曰倚曰傅曰佖一女幼其年四月二十六日甲申葬于蘇州吳縣太平鄉橫仙源文肅大墓之南銘曰

蹶也御靡調兮隳也築靡完兮嗟嗟子之至然兮其誰與咎之歸兮

華陽集

卷三十八

王朝梧校

華陽集卷三十八



